

滬瀕半月刊

一年國中
日六二華
月十民

期一十第

滬仁北地
濱大平址
社學輔

號專說小篇短

目錄

道學先生

多獻

瘋婦

莫泊桑著
帆影譯

生髮油

多獻

農夫

莫泊桑著
書譯

編後

編者

道學先生

多獻

道學先生是一個正人君子，方臉細眼，舉止方正，樸素的居民沒有一個不知道他的，正如我們故鄉的質秋先生一樣。他的身材雖然瘦削的像一根枯槁，但氣宇不凡，垢塵莫染。

對於現代社會的狀況，道學先生很抱悲觀的。什麼新潮流，社會改革；什麼資本本位，以及婦女運動等等，一切都是廢話，不值一談的。但有一事該奉以為自幸的，就是人們無論怎樣地鬧得天花亂，革命與命革，道學先生却還是其為道學先生。

他時常誇口着說道：「路途上無論怎樣的泥濘，我却始終未曾被而污過一點，是的，一個人假如慎真地抱定了聖賢之志，那麼

他怎麼也不被動搖的。」

道學先生之於女性，避之若洪水，他說，女人簡直是像惡魔一樣，人類的一切罪惡都由這個「女」字上出來。但在這鬼時代，你要極力地設法避開她們却是難事。因此，道學先生時常自怨着自己不與孔孟同時而單生在這個鬼世界上。對此，道學先生確實是痛心的。

為要避免女人們的誘惑或自起邪念起見，道學先生便戴上了一副墨鏡的眼鏡，高高地架起在他的鼻樑上，除了他在反覆地誦讀着他的四書五經之外。這樣，他就可以躲過許多不正的惡機，就是假如有一個女人從他面前擦過時，他也可以僅見一個黑影而已。

然而道學先生的日常生活却是非常無聊的，差不多過着一種隱士的生涯，每天深沉在鬱憤的情況之中。他不時這樣地吟道：「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癡憂以瘳。——」。有時，他甚且還掉下淚來。

一個春天下午。天氣晴朗，柔風微吹，道學先生頓時遊興橫生，他想，現在正陽公闕一定是充滿着詩意的，而且個人一獨遊也是非常有趣的。然而轉念間却有些疑惑了。

他皺着眉頭想：「時候太早」是的，現在一定有許多女人在那里遊玩！我何不等待

到黃昏時去呢？」

夕陽下，圓月明。這時已八點鐘了。幾個的模縣都已捲入朦朧之中了，祇有那層層的參差不齊的建築的畸形還可以看出。於是道學先生架起了墨晶眼鏡，捋了捋嘴邊的鬚髯，準備着古人的秉燭之遊，然而現在用不着秉燭了，因為近年來人們却用的是電燈。

道學先生用他十個細長的指頭攔住了他的兩隻袖口，曲動着他的全軀，有如女人一般地走動；但即走着方步。這就是所謂「看」在，跟隨如也；與與如也。……「趨進，翼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的意義。

踱進了正陽公園，道學先生頓時精神清爽，習習夜風，異草滿地，好像仙境一般，但即終歸不上那蓬萊山島的那麼幽靜；然而此時的女人確實是不多，雖然從他墨晶眼鏡上看出是斷不會清楚的。

道學先生「嚶如也翼如也」地各處瀏覽着，他踏在一條幽僻的小徑上，突然，從那裏茸茸的叢樹間送出了一陣唧唧噥噥唧唧噥噥的聲音，有時還滾流出咯咯的笑聲。這定是一對野鴛鴦無疑了。道學先生趕緊掩住了耳朵，急急地逃遁過了。

道學先生自怨自責地自語着，說道：「我為什麼偏要走到這裏來呢？」道學先生走了幾步，走上水邊來。他彷彿

瞥見一具石柱，高約四尺餘，遠立在水邊。他想，這定是用白石形成的，工程確是偉大。

踏穩了脚步，他謹慎地走上前去，俯下了身軀，將他頭部漸漸地挨近過去，意欲細細地賞光一個痛快；但那具彫刻石柱突然會動了起來，同時，他的臉頰不知怎樣辛辣地挨了一個耳光。

道學先生怪怒非常，略低前額，他的視線好從鏡片的上部射去；但第二次手掌又擊落在他的臉面上，眼鏡被摔落在地上。「幹麼啊，弄臉的！」一種嬌怒的帶着氣喘的聲音激蕩在空中。

現在道學先生明見是一個年輕的女子顯現在面前，漲的臉頰通紅，趕緊彎下身子在地上抓起了眼鏡，轉身便走。他羞憤的想：「倒霉！……」但是一個正經的閨秀女子決不會胆敢地獨身在水邊賞月的呵！呵，世風日衰，吾道窮矣！」

道學先生垂頭傷氣，狼狽地走着；但現在却再也不「嚶如也鞠躬如也」地蹣跚着方步了。一月後，道學先生因鬱成病，臥榻不起，口發狂言不止。

一天，老女僕阿媽偷偷地走到廚房裏，低聲地告訴着廚師說道：「我們的老太爺，你願意聽麼，老太爺害的是想思病呢！他時常昏昏沉沉地叫着什麼月明之下……」

柱……一女子……在水邊的……廚師伯伯，一定的，你可別告訴人家啊！」一九三一，五，二一。

瘋婦

莫泊桑著 帆影譯

瑪蒂而斯渡冷先生說，山鴉使我追想到一個極悲慘的戰爭的故事。你知道我在富而曼城外的地產，在普國人來的時候，我住在那邊。

我有一位鄰居是一種瘋病人，他的神志因為受了重大的打擊，所以昏亂了，以前在二十五歲的時候，在一個月裏，她失落了她的丈夫，她的父親和她新生的小孩子。

幾時死神一次光顧了屋子裏，差不多牠老是立刻再來光顧，好似她認識了門一般。可憐的青年婦人，受了憂苦的打擊，倒在牀上，發帶了六個星期。後來，一種鎮靜的疲倦繼續着這個劇烈的病勢變化，他一些也不動，差不多不吃什麼，光轉着她的眼睛。每次當人家要扶她起來的時候，她便大喊起來，好似人家要殺她一樣，所以人家都讓她去躺着，祇為着照拂她的梳粧和翻他臥榻的時候，把她從她的呢毯上拉起來。

一個老媽子在她的旁邊服侍着，不時的給些她喝，或給她一點冷肉嚼，在她失望的靈魂裏她想什麼？人們終不知道它；因為她再也不說話了，她想她已經死了麼？他尋着地空想，沒正確的回憶麼？或者她絕滅的思

想留着不動，好似不流的水一般？

她這樣地過了十五年，閉着門，毫無生氣。

戰事起了；在十二月的首幾天裏，普國

人進佔了高而曼恩。

我記起這件事，好似昨天一般。天冷得

石也凍裂了；而我因為骨節痛動不動，所以

躺在一大張大椅子裏，當我聽到沉重而押韻的

脚步聲響，從我的窗裏，我看見他們經

過。

他們不斷的列隊走着，都一律的，和他

們專有的紙人般的動作。後來，軍官們分他

們的人給居民，我分得十七個。鄰人，瘋婦

，有十二個，他們的命令官，正是一個老朽

的，鬼暴的。粗魯的丘八。

在起初幾天裏，一切都依舊的過着，有

人私下和軍官說這婦人是害病的；他略為她

有些不安。但以後他詢問她的病況，有人

回答她說他的女主人從受了大的刺激後已躺

倒了十五年了。沒疑感的，他一些也不信，

而且還意思這可憐的無知覺者，因為傲慢而

不願離開牀，因此她可以免看見普國人，而

不願和他們談話，和他們接觸。

他迫令她招待他；終至領他到了她的房

裏。他很粗魯地問着：

——我請求你，夫人，起來到樓下去，

使人家得看看你。她轉着她的模糊的眼

睛向他，不回答。

他再說：

——我不寬恕這種無禮者，要是你不自

情自願的起來，我有法子使你一個人去散步

。

她沒有一些表情，老是不動好似沒有見

她一般。

他生氣了，以為這種幽默的表情是輕蔑

他的記號。他加上一句說：

——要是你明天再不下來……

他出去了。

到了明天，老媽子，狂亂地，要給她穿

衣服；但是瘋婦強辯而大叫起來。軍官很快

的上樓；老媽子，便跪下來，喊着：

——她不願意起來，先生，她不願意，

恕了她罷；她是多麼的可憐呀！

丘八卻疑不決地立着，雖然他發怒，可

是不敢叫他的手下人拉她起來。但忽然他笑

了而操着德語發命令。

一忽兒人們看見一小隊兵扶着一條褥子

，好似抬着一個受傷者一般。在這隻牀裏人

們一點兒也沒有動它，瘋婦，老是鎮靜着，

大事不變，讓她這樣地躺着，後面跟着一個

兵拿着一包女衣服。

兵頭擦着手高呼聲說：

——我們走着，假如你能自己穿衣服而

散散步。

後來，我跟着他們，向着依莫維助森林

裏去，不見了。

兩小時以後，光有幾個兵回來。

我們再也不看見瘋婦了。他們幹些什麼

？把她抬到那兒去呢？我們終也不知道，

白日夜的飄着，把大地和叢林遮蓋在水

凍的雪花下，許多的兇狠來到我們的屋門前

叫着。

這失蹤了婦人的記憶時常徘徊着我，我

想了很多法子，在普國司令部中，為欲得消

息，我幾遭鎗決。

春天回來了。前佔的軍隊退出了。我鄰

人的屋子仍關閉着；叢草生滿在路徑中。

老媽子在冬天裏死了，沒有人再記得這

冒險的事情，我一輩子不斷地想到它。

他們把這婦人怎樣？她自己逃出了樹林

麼？有人收留他在什麼地方放在醫院裏，不

能得到她一點通知麼？沒有一樣可以減輕我

的疑惑，但是，慢慢地，時光降低了我心裏

的愁悶。

到了明年的秋天，由鷄成羣地經過；而

，既然我的骨節痛展期，我漸漸地一直走到

樹林裏，我已經打了五六隻走嘴鳥，當有一

隻我打下落在一個堆滿樹枝的溝裏不見了的

時候，我不得不下去那邊去拾牠，我找到他在

一個骷髏的旁邊。忽然瘋婦的記憶好似針一

般地刺入我心中。恐怕許多別的也死亡在這

些樹林裏，在這兇年裏。但是我不知道爲什

麼，我一定，一定，我對你說，我認識這可

憐的昏迷者的頭。

忽然我明白，我猜想一切。他們於她在
榻子上，在寒冷的荒蕪的樹林裏；而，為
保住他自己不窮的思想，她不願意起來，
如她她自己死在四面輕的雪花下而手足都不
動。

那時她昏昏沉沉了。

鳥用她牀上破碎的呢毯作他們的巢。

我保存這悲慘的骸骨。而我願意使我的
子孫輩再也不看見這事了。

一九三一，五月，五日

牛髮油

多敏

李太太，年約二八，她是一個蠢貨
，而且是一個時髦者，附近的孩子們都知道
她，祇要你有時間他們。她將她媽媽的孩子
阿發叫作阿八，兒子叫作阿九。他身材高大
，容貌惡醜，看去好像是一個男人。一個粗
大的豬鼻高高地堆在她的兩頰之間；兩片
厚厚的嘴唇包圍着一列碧齒的貝齒；她的眼
睛細小的有如兩粒黃豆；她的下巴却是非常
的尖削。可是，她雖然長的這樣難看，然而
她却十分的愛好裝飾。比方她在過于黑了的
臉面上搽着些白粉，嘴唇上塗了些胭脂，鼻
樑間搽了一條紅紗。現在她正從鄰家長媽
媽家裏回來，踞坐在一個矮凳上洗衣服；但
是洗衣服却是非常的勞苦，彎了背低下了頸
子，誰願意幹這些事呢！

於是她放下衣服，走向自己的房裏去

；可是還沒跨進房門，他立刻站住了。她瞥
見她台檯上放着一瓶東西，瓶塞是用錫紙
包的，瓶頸子上纏着一條美麗的花紙，上
面還有好幾個洋文字，瓶內裝着的好似像玫
瑰露一樣。

李太太想：「這許是香水吧！但具香水
怎麼會紅色的呢？」

李太太知道是她丈夫木生給他買的，是
的，她丈夫是非常愛惜她的，他是一個忠厚
樸實的人，體格結實，努力過人，挑起担來
一些都顯不出疲乏來，假如有人和他打架，
他一個人可以抵敵兩三個。他是這樣一個強
壯的人，雖然他身材稍微矮小了些。他愛她
超過他自己的生命，這許是因為李太太長的
過於漂亮或是因為性情過於溫柔的，你看現
在他又給她買了一瓶香水了。

李太太滿面春風，疾速地向着台檯跑去

，正如一個十多歲的小姑娘一樣，她還衝倒
了一個小凳子，因為她過於興奮的緣故吧！

從他掉上把地雙手捧了起來，放在胸前
，很感動地吻牠，她又連想到丈夫是多麼一
個好人兒呵！

她謹慎地將瓶塞打開，一陣清人的氣味
立刻鑽進她的鼻孔去，她迷醉了，她覺得整
個的世界都充滿了這種清人的異香，什麼
高山流水，琴瑟，牛棚，羊欄，都是很有趣
的，可是洗衣服却是很悶人的。

她到床前躺下了，有如一個天真的孩

童亂滾在草地上一樣。她覺得如何地歡樂呵
！瓦頂在忌地和她生氣了，好像在說：「你
有好丈夫，你有香水，可是有誰人來為我買
呵！」

李太太重又從床上跳下來，取起香水，
吻了幾回。但是忽然又想恐怕弄錯了，可是
瓶面香水的確香的呵！顏色紅，這許是比普
通的香水要好起十倍。

她想：「沒有差兒，這許是最好的貨色！」
於是她握住瓶口在她左手掌上倒了一
些，捷又用兩手搓和了，輕輕地，謹慎地，
塗在自己的額上，面頰上，耳根邊，頸子上

現在這一間小的房間也充滿了可聞的香

氣。就是廚房裏的婆婆也會聞到的。

婆婆是一個五十歲的老婦人，她是一個
富有本上醫藥的老人，臨近的病人沒有一個
不信任她的。比方有人發寒熱症，給他說一
個單方，什麼杭菊花四錢，元參二錢，柴胡
五錢，川貝三錢，杏仁三錢，以及當歸，寸
冬，黃連等等。幾天之後，病人也會被治好
的，可是致死的却不在此列；然而她確是一
個飽有經驗的老女人。

在午飯的時候，婆婆和李太太對坐在
一起，他們並沒有較好的湯菜，一大碗白湯
，一碟蘿蔔乾和一些青豆；可是這於他們是

惜了的。婆婆說是，那甚非常可口的，而且由願會衛生。她說，一個人假如吃了過多的肉或其他，那末他得病也較容易，即如她自己從來不多吃肉；所以她活了那麼大的年紀，也沒有得過什麼毛病。

她在開始動筆的時候，又說了許多關於她小的時候的雜事，談得非尋常之起勁。

但是，突然間，她瞥見她媳婦的臉皮有些異樣，臉色蒼白，而且油光的發亮。

她驚悶地想：「怎麼會事？臉色不對！那一定是病了，或者是懷孕了！」

午飯後，婆婆一個人非常之納悶，她想，假如媳婦是懷了孕，尚不緊要，但如有了病呢，那末可有些麻煩了；但究竟是什麼病呢？

移時，丈夫木生肩挑了一擔空籃，剛從城裏回來，老婆婆立刻將李大娘的事告訴他。

她低聲地說：「她……她似乎有病呵！臉色蒼白的，而且，而且油光的發亮！」丈夫木生回頭一望，女人的臉色果然難看的很，黃的油光油光。

他立刻就說：「喂，你的臉怎麼會事呵？黃的油光油光。」

「我擦的是香水呵！」李大娘妖聲地說，似乎還很得意。

這樣，丈夫頓時就蹙起眉道：「蠢貨！那是我給你買的生髮油呵！」

一九三二，四，三〇，夜。

農夫

莫泊桑著
曹湜譯

脫爾依的男爵對我說：「你願意和我一同到我的馬廐去地方的鄉間去打獵嗎？你能使我快樂，我的勇敢的同志，不然，我就太寂寞了，這馬廐很難准人進去，就是因為那房子的本身這樣古老，所以我祇敢帶我最知己的朋友去。」

我答應了他。

在星期六我們坐火車起程到鄉間地，我們在奧味美的車站下車，爾乃男爵指着那邊一個白髮農夫駕着的和脂法的馬拉着的有輕捷的馬車，他說：「你看我們的車，朋友！」那人伸出手來給他主人，男爵緊緊握着它說：

「怎麼樣？爾波門。」

「常常一樣，男爵。」

我們坐上那輛在兩個巨大的輪上搖擺着的車，小馬跳了一跳，飛奔地跑，把我們像貨物般地擲到空中，又彈回木橋上，使我非常難受。

農夫連續地用溫靜而單調的聲音說：「喂！喂！慢些走，姆太，慢些走。」但是姆太不很注意這話，仍是山羊般地飛奔。

車後的空氣，在這曠原中洩着野味的味兒，曠原的空氣，在這曠原中洩着野味的味兒，在途中，男爵愁眉不轉地默想腦門地

遼闊的鄉間，這鄉間如波浪般的起伏着和悽慘得像英國大公園似的，那些地圍圍着兩三列的樹木和許多躲在屋後的矮小的蘋果樹，這些樹的圍丁們所口為配景的樹木確是貴族地圍的邊景。脫爾依的男爵爾乃喃喃地說：

「我愛這鄉間；我有祖根在這里！」

他是純粹的腦門人，大而高，肚子有些凸狀，他是和那些在海岸立國的人民一族的。他大約五十歲，比駕車的農夫輕十歲。那農夫真像骨節，光是皮包骨頭沒有一點肉——活一世紀人中的一個。

在這堅硬的路上搖擺過了嫩綠色的單調的曠原，兩點鐘後，馬車走進圍着蘋果樹的庭園，在 所老色的傾毀的屋子前停住；一個老女僕和一個牽着馬的小孩等待在那裏。

我們走進屋子。那被煤煙漆黑的廚房是又大又高。銅器和陶器反射着大爐中的火光。貓睡在椅上，狗睡在台下。在這裏能聞到牛乳的蘋果的和烟的味兒，那不可形容的農家的味兒；泥地的，牆壁的，傢伙的味兒，老肥皂漿的，水池的和老人的味兒，野獸的和人的雜味兒，用具和生物的味兒，現在的，過去的味兒。

我又出去看園地。這是很大，而且種着許多老蘋果樹，樹上掛滿了將成熟的果實，圍裏的腦門蘋果味濃靚得像南方游邊的檮樹一樣。

週圍着四列椿樹。在這兩天的傍晚，高得像達到雲間，晚風行經的樹梢，好像吟着憂苦而嬌媚的悲歌劇烈地顫動着。

我回來。男爵正溫暖着脚聽農夫講些鄉間的事情，他談着婚姻，誕生，死亡的事，和麥價低落和家畜的消息。六月中旬在浮爾買來的地牛生了小牛，在去年，蘋果酒不如何盛行。在鄉間杏樹繼續消滅着。

後來我們進膳。很好的鄉下酒席，簡單而豐富，吃得時間很長而且很愉快。在席上，我注意到男爵和農夫之間的一種特別的朋友的親密。

外面，樹木還在陣陣狂疾的夜風中哀鳴，我們兩只在馬鞍中的狗害怕地吠着。烟筒中的火漸漸消失了。女僕睡去了。蘭波門接着說：

「假使你允許我，男爵，我要睡去，我不慣逗留得那麼晚。」

男爵伸手給他說：「去罷！朋友！聲音是這麼和善，我等他一走禁不住就問道：『這農夫很忠於你嗎？』」

「非但如此，我親愛的朋友，這是一戲劇，十分簡單而對於他我很多愛，這是這麼一會事。」

「你知道我父親是騎兵隊的團長，他的傳令兵是農夫的兒子——現在是老了——後來，我父親從軍中辭職的時候，他那時大約四十歲，繼續任了這個位置，我三十歲，那

時我們住在佛倫別墅。

「我母親那時有個丫頭，她是最漂亮的，黠麗，敏捷，活潑，細巧，一個真正的丫頭——老式丫頭現在不看見了。現在這些丫頭一變就壞，巴黎，因為鐵道交通的緣故，誘惑她們，吸引她們，一成熟就把她們擡去，那些先前做僕實的僕役的情熱的處女們，個個人，像以前軍曹找尋註冊書般地經過的人，試驗她們，誘惑她們。我們現在所有的是廢物，都是粗鄙不堪的，冷情的，平常的，和醜色得不配私通的。」

「這位姑娘真是可愛的，好幾次我在黑暗的牆角裏和他接吻，別的沒有——啊！別的沒有，我誓說。此外她又真真淑，我注意過我母親的房間，這種事情你們無賴的不願幹的。」

「一次我父親的隨員，我們剛才見過的那老農夫，瘋迷似地愛上了這姑娘，起首，我們發覺他忘却了一切——他老是連續不斷地幻想，我父親時常對他說：

「這兒來，若翰，你怎麼了？害病嗎？」
「他會說：不，不，男爵，我沒有什麼呢！」

「他漸漸地瘦弱起來，在侍食的時候，他打破杯子，和摔破碟子，我們想他是害了神經病，替他請了大夫，大夫相信他有骨髓病。後來我父親爲了他的老僕滿心憂慮，

決定把他送入醫院去。他一聽如此，就自認了。」

「一天早晨，我父親在面臉的時候，他畏畏縮縮地說：

「男爵——」

「我的孩子」

「你知道，我要的不是藥——」

「啊！那什麼呢？」

「結婚——」

「我父親驚奇地回過頭來。」

「你說：——你說？——什麼？」

「我需要的是結婚，」

「結婚，那麼你，那麼你——愛上了——畜生？」

「就是，男爵，我父親笑得不亦樂乎，我母親隔牆叫道：

「你怎麼了！共林？」

「他回答道，來罷，加大利：她進來後——眼中滿是歡樂的淚——告訴他，如何他懦弱的隨僕害起相思病來。」

「媽媽大發慈悲，也不笑。」

「你這樣愛上了誰呢，孩子？」

「他毫不遲疑地說：『是羅依，男爵夫人，』」

「媽媽莊嚴地說：『那麼，我們得想法辦妥當些。』」

「後來我母親叫羅依來問她，她說他知道若翰的熱情，他已經說過好幾會了，但

是他不要他，她不肯說出理由。

兩個月過去了，在這些月中，父親和母親時常逼着她嫁給他。她不能為他的拒絕拿出切實的理由，她只說她愛上了沒有別的人。父親最末把一大袋金錢克服了她的抗議，他們就在這裏組織新家庭。他們離了別墅，我三年沒有見她倆。三年後我曉得羅依害癆病死了。可是我父母也先後死掉，以後我又兩年沒有見若翰。

「末後，在十月底的秋天，我想起要在這裏打獵，這個產業保持得很好而且農夫確實地說它有許多野味。」

「我在一夜——雨天之夜——到了這裏，我很希奇地發顯我父親的老傳令兵生了雪白的頭髮，因為他不能過四十五或四十六歲。」

「我同他一塊在這桌子上吃飯。下着大雨。人家可以聽到雨水打着屋頂，牆壁，和窗戶，傾盆般地灌入地園裏，我的狗在馬廄內也像今夜一樣地狂吠。」

「忽然，那女僕睡去後。她喃喃地說：

「男爵——」

「什麼樣，若翰？」

「我有件事告訴你。」

「說罷，若翰。」

「這是——啊——啊——使我心地不安。」

「說罷！可是。」

「你記得羅依，我的妻嗎？」

「一定我記得她。」

「她託我告訴你一件事。」

「什麼事？」

「一件——一件——你可以說它是懺悔。」

「啊！——那麼怎樣呢？」

「我——我還是不說的好，反正一樣。」

「但是我必須：好罷，他不是害肺病死的——這是愛戀：因此發生而且完結。」

「她一到這裏，就反常而變態了，所以」

「你不能認識好，在六個月後，不能認識她，」

「男爵。完全如結婚前，祇不一樣，完全不一」

「樣，」

「我請一位大夫，他說他有肝病，後來」

我替他買藥，藥，藥，要值三百多，可是她不願吃。她說：「不值得這麼麻煩，我可憐的若翰；那都是白廢的。」

「我知道，一定，她心中有不可思議的病。我常見她哭。我不知道怎樣才對，如何是好。我為他買衣服，帽子，香油，耳環，沒有用。我知道他快死了。」

「在十一月底的一夜，深夜，她那天整」

天沒有從牀上起來，她告我去請牧師，我去了。」

「他一來：」

「若翰，他說：我老實告訴你。我對你不起。聽着，若翰。我從沒有欺騙你，從沒有，舉來先生這兒告訴你，他知道我的心起。」

「好，聽着，如故我死了呢，這因為我不能」

安撫自己在離了別墅之後：：因為我有多量的，多量的友誼在關乃身上，多量的友誼，」

你識，別的沒有，祇是友誼。這使我捐命。我不能見他的時候，我真覺得死。但使我見」

到他，我可以活的；祇要見他，再不要多。」

我要你在後禱我死了告訴他這一天。你願意告訴他嗎，發誓……發誓，若翰，在牧師前面。這可以安慰我，讓我知道他有一天曉得我爲了這才死的。好罷……發誓。」

「我允許了男爵，我守約同忠實者的信條一樣。」

「他默靜了一會，我倆的眼睛互相凝神地對視着。」

「我親愛的朋友，你想像不出，那纏綿我的情緒。在聽着這可憐人……他的妻我想不到殺了……說着這樣的故事在這樣的雨夜，在廚房裏。」

「我口吃地說：『可憐的若翰！可憐的若翰！』」

「他喃喃地說：『什麼都完了，男爵，我們辦不了什麼，你，我，完了。』」

「我陪着妻子拿住他的手哭起來。」

「他問道：『你要看他的墳墓嗎？』」

「我點點頭，我不再多說。」

「他起來，燃着燈籠，照着我們在雨中走過：燈籠一閃一閃地耀出斜形的雨點

，飛矢般地下降。

「他開了一扇門，我看見幾個黑木十字架。他忽而說，『這就是芒指在墓上的白石上，把燈籠安放在上面，我可以立碑文。』

爲羅依電天馬利，

農夫若翰與波河蘭波門之妻。

伊乃忠實之妻，願上帝息止安所。

「他和我都跪在泥中，燈籠在我倆中間，我聽雨所擊着白石，濺出水花，後來再滾滾地向寒冷的石的四週流去，我想起，躺在墓裏的她的心……呀，可憐的心……可憐的心！」

「從此我每年來一次。我不知爲怎樣，可是在這人的面前終覺得罪人一樣，雖後他時常帶着寬恕我的神氣。」

一九三〇，二，三，。舊譯。

編後

編者

短篇小說在近代文學中是最新發現的一種體裁，而且現在正猛烈地發展着。

在現在我們大時代的社會裏，人們都被驅入進日常煩雜的或沈重的工作裏；而人們

再沒有空閒的時機來讀那洋洋萬餘言的長篇大作的了。因此，近代文學便產生了這短篇小說的新體裁。

短篇小說是在極短的篇幅中，作者用最經濟的手段，將那整個的人生全部表現出來。這就是短篇小說獨有的藝術，其價值於此也可見一斑了。

爲要提倡短篇小說起見，不，這「提倡」兩字未免太顯耀了，我們似乎還是用「研究」兩字爲妙。然而這「研究」兩字也似乎不大相宜；本刊在此期便發刊了這短篇小說的專號。之外，尙希海內外讀者諸君多加批評，本刊不勝歡迎之至。

再者本刊未出版以前即收稿甚多此期社外同志賜稿更富。惟是本刊篇幅有限，以致未能一一刊載，此後當陸續選登。尙請投稿諸君多多原諒

本刊價目

每期零售每份大洋二分五釐
全年二十四期大洋五角五分

（郵費在內）
（郵票通用）